

朱子語類

七之九 學

小學總論 知行

□ 13
2989
4



口 13
2939
4



重鈔朱子語類卷七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上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上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今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上

去五味均平戲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大學教之璘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其恁地寓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節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

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銖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

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

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

在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

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

今則無所用乎御如射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

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

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其事賀孫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

上面加光飾如今自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

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

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資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

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令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

閑泊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

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

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

以事親是何如所以事長是何如古人於小學存養且

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而點化出此精彩古人
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
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三分大學只出浴光彩今都蹉過
不能轉去做只擾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
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如二十歲根株覺悟便從二十
歲立定脚九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九
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資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法
淳。寓同。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
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
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
明文惠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擬初頭如說

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
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教做一
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
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自與古詩不味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
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
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吐韻處皆是
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
孰存淳。寓同。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真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教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義剛

余正叔嘗言今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裏可哀文蔚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

謹禁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質便不同

義剛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剛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淳

和之問小學所疑曰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時季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

者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
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
之才如何耳人傑

問小學戴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
自小便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
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
成立可學

固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
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
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問鄭人賂晉以女樂乃有歌鐘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
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胡樂此等事又

則亡歐陽公集古錄載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
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
用水晶為之謂之圭芥今亦無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
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箏
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曰既謂
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
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
通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於鐘曰
竟未知今之樂是何樂可學

元與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頗有數法
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
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持奉○論小學
書餘見本類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
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丙政時
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
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
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
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語類七卷終

朱子語類卷第八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這道體饒本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若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人傑

聖人之道有高達處有平實處道夫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夫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道夫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

上面做得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

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因說象山力之

學○需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
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
及其克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
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
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人傑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個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
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實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
個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
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
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
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謨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
密今人多未嘗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
房所以不濟事 個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
 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
 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煩
 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濶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
 屋須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
 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
 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
 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

非是下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少終
 不快活曾點濼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
 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統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
 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
 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
 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
 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
 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交投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賀孫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

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法如灑掃大廳
 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
 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
 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法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
 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
 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
 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
 驗頭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
 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
 學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
 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
 做得即今逐此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
 即今便嗟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
 乏需者事之賊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
 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
 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看如此曰不
 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
 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實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
 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

言類
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
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
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
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質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
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患了况天
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
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
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廣

而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
不是過外祖道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
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
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
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
任自開關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
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
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
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
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
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其忠

某問明性，須以教為先。曰：固是，但教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本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可學。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鬮、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太病。謹。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箇

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絕學便要做人是也。謹。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唯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于氣稟強弱。華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相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

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號敬也寓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賀孫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粗道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砥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災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這裏流轉方是懶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工夫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

聖渾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鍊技方始有進砥

為學須覺今是而非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砥今之學者全不覺發憤升卿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秦不可倚靠師友方子

不要等待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

何緣長進

因康叔臨問致知先生曰
如此說得不濟事。蓋卿

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別人理會求放自家口裏
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方子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
達也去偽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益道
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先得致仲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
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

是困知勉行底資質文蔚
太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

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羽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先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

為公然遂與他人如退產相似其伏批退自己不願要
蓋卿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

做工夫要自家得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學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從周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明

總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道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謙溪曲者也

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竈明日一十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然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行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擡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個

又如木片在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

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可學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未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當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當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學

為學極要求把高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到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于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步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
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煨便要
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格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養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
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故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悠
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太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
有所持守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
養病可學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太滾直至湧氣出來然後却
可以慢火養之當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驥

凡做事須著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力如陽氣發生
雖金石也透過賀孫

之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
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
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從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
其本相如此

學者識得箇脉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無
益

因鑿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德明今日長立論入眼
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升卿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子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筆方成振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
 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
 日也是這箇人李札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
 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方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
 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故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
 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
 來這假說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要關自身已重要須
 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

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
 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
 高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
 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倫男婚女嫁自是常事蓋有
 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荷起來如此者
 只是不為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
 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方子
 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食飯不將來自喫
 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
 盡方有進振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
 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德明

每論諸家學及已學太指要下學著實方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

揚淺露如何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

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自

相干涉備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

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

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

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

生等所解為主看它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

聽命於它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

親從兒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

已私意瞥見此手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

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

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美如人喫飯方知滋味

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齊人齊已都不得

謙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

大綱亦有節自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自之間無非此

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

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

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

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一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教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有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謙

佛家一向撒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入自家這下自無

以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自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二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

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勤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它陋巷單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着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着着路頭底亦多端有纜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畧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實孫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着了須是向自身上体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上發為學須是專上吾儒惟專上於道理則自有得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上何不使專上去道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字人見之却有長進亦可個

人自睡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振

為學之道須先在得這個道理方可講究事情發得早時不費力升卿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了一切了即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

博學問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不

看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

處之理德明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裡許德明

且於切近處加功升脚德明

着一些急不得古子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討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

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鶴突知它是如何到應後方

始知元來是如此廣

其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搭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

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搭又于彼處搭用力襟然則終日

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了又作一番理

會終不濟事蓋脚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看旋思索到

忠索得來意思已不如此初了士教

道理生便縛不住薄

見須是見得確定薄

須是心廣大似這個方已裏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學者立得根脚便好升脚

須是有頭有尾成個物事方子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賜

最怕粗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教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振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自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應涉

多方通振

不可涉其流便休方子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個半窟子謂水專在是力行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裡看也須易

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及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剖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

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本本如

學問須嚴密理會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方子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備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頌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方子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濶弘毅升卿

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德引

只有一個界分出則便不是廣

義理難者便不是振

體認為病自在即好振

須是玩味方子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文蔚

若只是握得一個鵝菴底果子不知裡面是酸是鹹是苦

是滋潤是與它嚼破便見滋味營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士學問之後斷以寬

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二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一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可學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乃然後造于平淡又曰且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端蒙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慮底人更添此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此字便了盡

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德明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或人性本好不須矯揉教人一用此極害理又有讀書見義理釋書義理不見亦可慮可學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又知所適從以入于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終爾若中間三十分
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之于中
又其後得入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
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于此而短于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
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
然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
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個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待地便不
是活便不蘇久矣若如此便是剩了一個字在信見邊
自是着不得如事親必于孝事長必于弟孝弟自是道

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
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
之氣自生若着一個意在這裡等待氣生便為害今日
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
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
至則意自誠意識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
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文蔚
須是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同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
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

答入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一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曰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都不知廣

語類卷八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關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沐浴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



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
為重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白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
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
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至
行得不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明
友有書來見人說它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
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
斷教人與它說不得都只是這病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
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個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
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

處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節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道夫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離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
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
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翼旋旋到一食時或走作亦無
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傑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祖道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
持守者人不能不索于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
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夔孫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槩在自家操守講究只是自家存得些在這裡便在這裡若放去便是自家放了

道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備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貫孫

擇之間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德明

人之為學如今兩下相似兩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覺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兩來前日亢旱時只

緣之無兩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于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自在這裡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兩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松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坐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碍彼一

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碍居敬是个
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个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
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碍矣廣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

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裡

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些藥來服

咏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
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干夫不干夫時頻頻體察
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干夫不干夫別人事為仁而已

而由人乎哉此語得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
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
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
謂矯輕誇惰蓋如此謹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

持敬則又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

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裡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

心不待求只謹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

在了更不待尋祖道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
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

語類

卷九

四

言委
卷六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有邪便
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
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
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
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
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
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
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
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

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論知為先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着意
不着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
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得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空道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
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王子充問其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幹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個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裡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備罔覺自古未有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義剛錄云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已也格物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到說脩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脩身氣質純成將來只做成一個無見識底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還不下便都顛了如劉厚史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傳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備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備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備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管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
 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
 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
 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蓄然捉將去也。不
 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个新頭。是
 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
 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
 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其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
 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賀孫

道夫。以下專論知。

人為學，須是要知個是處，才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
 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底，見得是則這心裡方有所主。
 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
 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
 射在別處去了。直

只爭個知與不知爭，个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
 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个
 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頑然。德
 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
 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賀孫。以下窮理。

這個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淳

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不得。儘少看它自是。其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是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裡面。賀孫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李札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唐
 虛心觀理。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有虛靜。這個互相發。義剛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黃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鉅求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個仁義禮智。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曹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于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卓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

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賀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着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上皆有個道理元無虧欠也錄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

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個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却俞吁咻之言無非是至理格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

雙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个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中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着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賀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振振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辭達而已矣。去偽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淳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從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毅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壽昌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

言類 卷九 十
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又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
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
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
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
讀書誦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云云之
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
阻礙方可從周

太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一看
看理到快活甲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

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夫窮究士教

令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

奇特便是見它實理未透道夫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已也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及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體分

上求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

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

語類 卷九

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之

細密若拘滯于文義必間又不見它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

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

在祖道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

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

行兵當先做活計萬理洞開。衆理參會。如說思事親至不可不知天又事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方子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個花斛打破一個一個

在若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破所以不破者

如何從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澗漸漸刮將去

却自會清賀孫這個物事廣錄作密分毫間便相爭始不曾下工夫一時

去旋揣摩也只是疎濶真個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

自是膠粘旋揣摩得是亦何補廣同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

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

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真是只是見不透如

釋氏亦設教其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

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賀

知只有個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

釋氏之悞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个道理然後做去剗利而行之勉強而行
乏子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
人所不道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于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語類卷九終

